皇清經解

Z78
62

仁
478
62

東京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六

羣經補義

周易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新錢支那
有物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卦畫以陰陽奇偶積畫而成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卦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一以象陰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一一爲老陽陽上加一陰一一爲少陽陰上加一陰一一爲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爲乾加一陰一一爲兌少陰之上復

加一陽一一一爲離加一陰一一一爲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蓋老陽之位居一少陰之位居二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爲四五數中除二則爲三十數中除二則爲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爲乾四爲兌也乾兌下二畫爲老陽一一三八生於少陰二爲離而震爲八也離震下二畫爲少陰一一少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爲巽加一陰一一一爲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爲艮加一陰一一一爲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縱列者應之蓋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數中除三則爲二十數中除三則爲七十數中除四則爲六五數中除四則爲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爲巽而七爲坎巽坎下二畫爲少陽一一六一生於老陰六爲艮而一爲坤也艮坤下二畫爲老陰一一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即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爲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爲父一陽在下在中在上分三男也坤爲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少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爲母一陰在下在中在上分三女也已上皆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左即洛書之九正南四東南三正東八東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即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一正北也是爲先天八卦之圓圖卦畫與圖書相合如此故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
九金居西已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爲後天坎水
居北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
木居東南坤陰土居西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
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
天八卦之圖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水火
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
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
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
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
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
卦中天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
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徵未安倘
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
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
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
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
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
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

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爲之說曰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

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
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
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
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
來者初居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
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爲義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
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
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蠱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
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今按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
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
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
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
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强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今按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

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今按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爲六五

睽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二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宋時有薛溫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者何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爲解蹇之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衆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衆不必坤而後爲衆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與此無預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

鼎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

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漁亭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爲漁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永少讀易卽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否二卦彖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溫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

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相近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大衍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今思之河圖中宮五與十相乘固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一五如五九五四十五合得五十少陰居二連八二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五十少陽居三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四連六四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洛書則陰陽老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偶數乘五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爲大衍之數以圖爲主而書亦符若合之則五十爲圖書之中數圖僅五而書乏五也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之道多端本義之說似泥天地陰陽五行之變化皆數以成之然其間若有鬼神莫測皆數以行之章末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應此語鬼神猶言神也不必言屈伸往來此二語起下揲蓍求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先儒以天圓地方圓圖三方圖四解之未安徑一不止圖三則數未密合地之德方而形本圓則不可謂方愚謂大傳以五奇數爲天五偶數爲地觀河圖第二層一與三即是參天三者三其一也二與四即是兩地四者兩其二也外層成數右旋九與七是參天三九二十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一十六也洛書一三九七爲參天二四八六爲兩地凡數不外於乘除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爲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後天八卦先儒以爲文王所作恐未必然有先天卽宜有後天
自上世以來蓋已有之連山首艮似有取於終始萬物之義艮
之位在東北也殷人革命示不相沿卽因艮卦對衝之坤以爲
首謂之歸藏又謂之坤乾而周人卽因坤乾而反之以乾爲首
坤爲次猶之建正寅變爲丑丑變爲子服色黑變爲白白變爲
赤也以此思之後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卽鹿无虞疑鹿字是林麓之麓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古字
通卽鹿者就林麓以從禽非卽以鹿爲禽以卽鹿爲逐鹿卽字
之義似未安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
阿九五爲陵則上九宜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先儒謂

當作逵逵與儀非古音韻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所以明先天橫圖之位從中說至首
尾也有此一章方知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
意不在說氣化

八卦相錯邵子謂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愚謂此章但言三畫
之卦未及六十四也八卦相錯足上文之詞上文但言八象之
相對此句言八卦交錯而居天上地下山居西北澤居東南雷
居東北風居西南火居東水居西若非此句未見八卦之列位
也

尚書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蓋

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以知是日爲春分秋分太陽正交赤道也東西之方位正則南北之方位亦正矣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短長可以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黃道赤道間之緯度亦可得矣然二分之日太陽出入必當正東正西萬國皆同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正東居極西而後可知正西也且地是渾圓非平面暘谷昧谷處處皆有之非常定於一處必以嵎夷爲日出以極西爲日入因此可知渾天之理羲和時猶在明閒之閒耳

或謂羲仲處東郡仲處西所以測東西里差此不然日景可以測南北不可以測東西東西里差必須屢測月食而後可定恐羲和時未有此法也

諸侯有命圭及穀璧蒲璧朝覲執之以爲摯而天子亦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自是相見之儀當如此舊說謂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舜之輯五瑞合其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審知非僞乃頒還之此僞孔傳釋冒字謬妄之說也命圭有僞則諸侯亦有盜竊者乎冒下之刻果能盡辨之乎璧是圓形異於圭之銳又將何以辨之以冒防僞辨僞可謂拙矣以此說輯瑞頒瑞似此舉專爲防諸侯之盜竊者煌煌覲后大典祇爲陰私詭秘之計何其視聖人德量之不廣乎伏生尚書大傳謂諸侯有過者酋其圭無過者還之此說猶近理惜集傳未辨正他處諸侯執圭亦以合瑞言之皆承孔傳之誤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考工記之說儀禮覲禮則不執冒矣舜典本無執冒之文不當牽引不必然者爲說況又就冒字穿鑿乎

凡樂縣皆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升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不但匏竹在下鐘鼓磬之類皆在下觀大射儀可見惟在庭故可爲宮縣四面軒縣三面之制若分堂上則雜矣且堂上設尊俎行禮之地惟有工人鼓琴瑟者坐于堂廉及太師擊拊以引之更無縣鐘磬之地也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上搏拊琴瑟以詠而堂下擊鳴球以節之非謂鳴球陳之堂上也先儒不詳考樂制又不詳文意遂以鳴球琴瑟皆爲堂上之樂而後世之樂縣遂由此誤幷鐘鼓磬亦設堂上非也大射之樂縣甚詳明而陳暘樂書乃以爲堂上之阼階西階遂分鐘磬在堂上鼓柷敔磬在堂下夫階所由升堂也堂上安得有阼階西階既堂下與堂上之磬雜矣何云鼓倚于頌磬西紘乎

涇屬渭汭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內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元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爲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連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交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汭又小於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連之且汭爲水名者惟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其餘渭汭洛汭嫣汭及左傳漢汭滑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其義皆爲水內屬字固有連屬之義而左傳有

騄亦羊之跗注謂邵至著騄亦
借爲連屬之屬可卿屬注二字古相通義亦可互借也

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尚書地理通釋以大通河爲
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爲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爲導水
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金沙江爲
界梁之黑水爲最確耳大通河卽古之湟水自西來合浩亹水
至蘭州入黃河者也玩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
河相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若湟水
浩亹水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
之黑水必爲大通河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然而三危山爲
竄三苗之處經明言雍州三危旣宅三苗丕敘而瀾滄江與金
沙江曰發源於諸漠渾侃巴什山不經三危勢不得不於瀾滄

之下流指一山以當之於是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
爲三危而又自言其地太南似未爲的姑存備考余謂三崇山
卽合可當三危亦未安黑水旣分爲三矣猶曰是名偶同耳若
三危旣爲三苗所宅之地忽又有一三危山與同名名實相亂
將使後人何所適從導黑水所至之地豈不能於附近處別舉
一地而必舉其與三苗同名之地乎則此二黑水者大惑終不
解矣然則雍州之黑水果何在案肅州衞志云衞西北十五里
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明一統志黑山在肅州衞城
北沙漠中望之惟見黑山
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衞西南二十里源出衞北山谷中南流
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衞東南三十里源出衞南山谷中西流
會于白水入西寧衞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紅水西南流

入臨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爲鮮水亦曰僊水下入西海卽青海其下流入黃河此黑水眞爲雍州之西界者也葢古雍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燉煌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燉煌今廢沙州及瓜州流沙在沙州之西假令雍得沙州則經文當云流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寧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兼可界河外之南鄙葢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昆崙析支渠搜西戎之地經但于州末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內此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肅州有黑水惟焦竑禹貢解略舉之云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后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之而老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后去黑水遠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葢西海與西域之蒲昌海不同蒲昌海水停不流此海仍流入黃河焦氏尚未知耳然焦氏欲以此黑水合於導水之黑水云若入於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肅州今改安西府）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爲南海耳其誤也有因葢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爲可駭咸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爲南猶之諸州貢道皆以達河爲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滑字

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爲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滑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神禹亦不能爲既不能爲而設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豬而廣大者卽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海按今地圖爲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赤水是金沙江黑水是怒江有昆侖之邱此西海正是今之青海蓋今江源河源諸山方八百里皆曰昆侖之邱在西海之西南而流沙之磧屬在其西北故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觀此則西海之名由來久矣安知禹時不卽有此名乎或曰三危山說者皆謂在燉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奈何曰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閒所經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在其閒乎西海既皆訛傳爲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在燉煌意其入南海必須經沙洲而眞三危在西海之上源者其名遂隱矣且地理之傳訛附會者甚多穆天子所登之崑崙正是今河源之崑崙其洋水黑水皆見山海經後世志書不得吐蕃之崑崙黑水遂以肅州南所出討來河之雪山爲崑崙以肅州之黑水爲穆王所循之黑水以肅州之嘉峪山當穆傳之鴻鷺山

若欲以是爲肅州榮謂昔者天子亦嘗遊于此見西王母而不知其甚不然也則燉煌之三危亦豈得爲眞乎

左傳言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後人以竄三苗亦當在瓜州相近之地故謂三危在燉煌然以禹貢考之當不然雍州於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之後即繼之以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皆在雍州界內之辭不與崑崙析支渠搜在界外者同可知三危猶在黑水之內不在沙州如謂沙州亦在界內則經文又當舉流沙與西河爲界不當舉黑水反復推之黑水在肅州無疑而南海之訛三危在燉煌之誤姑爲之說俟明者論定如有博考地理於肅州黑水之側得一山土俗相傳爲三危者則余言信而有徵矣

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渤海猶是九河下之逆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葢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即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

人合謂王巡守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朝是爲六年六服一朝而惟言五服者蠻夷道遠略之故空其文耳孔傳失經意謂五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爲事皆不遑他務矣聖王制禮何爲必逸於五歲而併勞於一歲乎此僞孔傳不達事理之言蔡傳亦誤從之也

昭十二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語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齊人與周官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敢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竟是無義理語惟有子產敢爭承齊人安敢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顧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敷衍安可據此爲王制以求強合而實不合乎

尚書孔安國傳晉魏閔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

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
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
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
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啟其衷云耳非
眞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

五事與庶徵相應察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
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尚書
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
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
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
出之序也賢竅爲耳封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
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即離火後天離邊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
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
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
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
未安然則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柷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
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以止之此柷敔
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
樂陳柷敔舊存古焉耳後人不識柷敔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
擽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擽音略 敔音語

詩詩之叶韻有古韻標準詳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爲鉶羹奠于奧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似爲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舊解平爲正恐未安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詩篇故特附之召南乎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穀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丰篇似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裳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丰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舉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爲緣

濟盈不濡軌軌是車行之迹濟盈何能濡之轍迹由輪所踐而成不濡軌猶曰不濡輪焉耳軌音九與牡叶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以韻讀之訊皆當爲誶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當爲告不當爲問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可證也謇音蹇

幽風七月一詩有風有雅有頌蓋風雅頌各有其音節非如鄭氏分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簫

笙師以所歙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歙同吹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去之數千年厤家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有謂正月篇以下爲東遷後之詩蓋因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似西周已滅故也集傳兼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在位時有十月辛卯日食之年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爲幽王時之詩褒姒滅周是逆料其必然之辭而非已然之辭也然則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韓當不在關中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或又以梁山在韓城爲可疑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衞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

嘗疑魯僖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

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卽以爲齊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齊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今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頖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六　江蘇貢羣經補義　南海譚瑩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壹　庚申補刊

羣經補義

婺源江歲貢永著

春秋

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

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爲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家伯維宰平今詩誤作冢宰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爲司徒而實爲卿士後以虢公忌父爲之則宰咺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疎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原廟不始漢惠帝周時已有之成王作洛邑立五宮宗宮考宮見周書作雒解而烝祭歲分明是原廟魯亦有文王廟謂之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鄭詩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則鄭有祖廟在祊而周公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諸侯立五廟四世親盡當祧遷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至哀公二年五月辛卯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謂親盡廟不毀也此有故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爲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迭爲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所安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宗祝書之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皆有定稱必無以兄弟爲昭穆者魯僖公於閔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假昭穆言之耳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爲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

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
並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
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
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也僖
之廟其卽魯頌之閟宮與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
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松以爲路寢及新廟且
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
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卽命公子魚臾作之而萬民皆
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
類也僖公既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
閉而不敢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爲懿王
之弟夷王爲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
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卽去祧爲壇哉
意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
史亦以爲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
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
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
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
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豈意其末
流至此哉曰春秋時他國亦有兄弟相繼而別立廟者乎曰有
之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
齊襄至靈有八君若如五廟之數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襄

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
頃祖惠而桓者其曾祖僖者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輩宜乎襄
廟之未毀使拘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
者無行被弒又非頃靈之所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
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
曰廟在庫門內之右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
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爲權制或擴地爲之或撤他
宮室爲之不必拘於左右之位觀魯人於非禮之廟仲子之宮
武宮煬宮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爲哉朱子作周
孝王祧遷如常此朱子偶失檢處馬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難於
處置遂謂不若後世同堂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
制春秋時猶可考見也○毛鄭皆以閟宮爲姜嫄廟而毛以新
廟奕奕爲閟公廟王肅謂僖公以庶兄後閔公而爲之立廟鄭
以新廟即閟宮朱傳以閟宮爲廟不言姜嫄廟今說以閟宮
新廟爲僖公自立廟說甚新異或亦有此事俟後人論定之
左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年楚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條杜註皆失之魚麗之陳杜
引司馬法戰車二十五乘爲偏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爲
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又昭
荀吳五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大偏又昭元年
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七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
作百二十五乘爲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當
乘脫一五字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
爲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
此其乘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

明車之有卒又引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以
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
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
則人在其閒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楚廣及巫臣之
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爲乘
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
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
於是卒兩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又誤
矣巫臣由晉適吳欲教吳人車戰素習楚國卒乘偏兩之法以
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

之二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也質言
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左氏欲明卒偏兩之法故辭繁不
殺此皆言車未論其人下別云與其射御此則并其上射御者
留之十五乘則三十人也杜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
兩謂留其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則兩之一卒句如何可通豈
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此又誤矣益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
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
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
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而杜皆誤以徒法釋車也又楚有若敖
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此卒恐
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之六卒註謂
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註孫子又有將重
一乘也

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車凡百人此言車徒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用之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齊管仲軍制五十人爲小戎其數少於司馬法多於魯頌然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其爲兵車之會如昭十三年會于平邱許甲車四千乘倘如司馬法幷重車百人之數則晉已有四十萬人其餘大小十二國一國又當有數百乘通計不下百萬人又有數千車平邱之地豈能容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一日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蓋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之數平邱之會雖有車萬乘亦止三十萬人耳（又晉文公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亦是一車十人亦合司馬法十人之數又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雖獻俘不如出軍而一車十人亦合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春秋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二十一乘甲士十八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

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相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日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倫謂隨地之善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

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郤至言楚有六閒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賢良趙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微虎私屬徒七百人丹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皆是臨時集合之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答問政有足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歲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陳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按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賈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離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爲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按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僖公僭禘禮未必始行於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微辭或亦孔子之書法也

楚人尙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在左不必楚也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在右者御者執策以右手恐有妨於君也楚雖尙左而官制右尹尊於左尹右司馬尊於左司馬田獵陳右孟尊於左孟兩廣之車先乘右廣後乘左廣邲之戰以左廣得勝自是始先左則楚人未嘗不尙右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杜謂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俾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爲瑞節猶聘禮執圭後卽還之若一諸侯卽位卽賜以命圭王朝王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周旣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厤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厤魯厤置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傳在此年末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已卯是衞厤魯厤不同矣魯厤正月有已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已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衞厤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已丑矣蓋月朔有不同也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有不同也雖其閒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爲傳誤或以爲經誤皆不足信

也倘皆自王朝頒厤何至有參差哉

履端於始謂步厤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似推厤元非也推厤元者漢太初厤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厤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閒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

春秋時厤術甚疎梓愼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曰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丑其定朔王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

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爲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厤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強增歲周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

古厤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朔也三月甲子爲三月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閒必有閏月故憲

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又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舉
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爲正月也歸餘於終者置閏
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
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卽經書乙巳公薨于小
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
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
不言閏月也（閏月在歲終者上文無十二月若已言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似是史體省文之常）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閒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皆由左氏憑空發傳之誤而杜注遂由誤生誤者數端古今未有正其失者則厥法何可不知乎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按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誤處後世史家多有之試檢晉書天文志

與帝紀及宋書五行志言魏晉兩朝日食其月日參差者非可
數計矣
麻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史誤
也漢高帝文帝時亦有之皆史之誤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
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
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云是歲
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入食限三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而
左傳云辰在申司麻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麻術
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
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
閒日食皆不能合何以去之千百年麻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
乎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麻杜氏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
冬頓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
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麻家能推遠
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麻非知麻者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
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
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
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
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
也蓋明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

言平子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
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
閏月常在歲終而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是閏八月
似春秋之季厤家漸改法閏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而傳在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
魯厤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
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
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
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厤失閏
明年十二月復螽實十一月按傳與注皆非也唐書厤志載一
行厤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之事推是年夏正九月已亥朔
先寒露三日定氣日在九五度則此月當周正之十一月至十
二月已巳朔先立冬三日日躔心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說
者皆依傳謂魯厤失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
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已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
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厤合是未
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厤置閏蓋在十年末與一行
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閏已
久是未以前後經傳之月日細校也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之
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
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蓋

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巳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冬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正與昭十七年六月日食之傳當繫之十五年而誤繫之十七年也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令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

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掖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也

費誓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爲風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牝隨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若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能相及語意甚明杜注竟上微末之事非是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可見

左傳云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閒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乎音強以後漢弘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陰爻不變故曰

艮之八杜注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以隨象爲占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象辭此說非是二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象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爻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倚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爲已占也自慙而忘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象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國語言筮得八者又有董因事董因爲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象辭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象占之且乾變坤亦得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卽兼坤象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太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陰溼土也晦淫惑疾

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靈樞素問疑是周秦間醫之聖者爲之託之黃帝岐伯

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卽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也遐何古音通而遐誤爲假溢亦恤字之誤杜謂逸詩誤也

絳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杜解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尙未明晝蓋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

昭七年王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註恪敬也非是恪與陟

蓋字相似而誤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小雅逸篇按毛詩小序新宮卽注新宮也

外尙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爲新宮假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

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婼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變季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也儀禮記後人所附故斯干後世詩亦得用之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詞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欒盈復入于晉唯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范氏中行氏知氏皆不助欒盈

則六卿已畢矣復云程鄭嬖於公此語非無謂疏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註云代欒盈則自欒盈出奔時程鄭已爲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敘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爲卿也然則晉是時有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此因悼子荀盈爲荀瑩之子亦是強家故及之是時荀盈年十六註云年十七誤多一年實未爲卿二十五年程鄭卒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也

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

韓戰遇蠱曰干乘三去云云杜以爲卜筮書雜辭鄧陵戰遇復曰南國蹙云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爲卜者之辭疑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蠱字平上去爲韻而蹙目亦與復字爲韻正一類似古筮書皆連卦名爲韻因卜戰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卽以此爲占不復更占周易也疑是連山歸藏易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云卽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此大司馬卽子魚固諫者強諫也杜註莊公之孫公孫固誤史記宋世家作子魚固諫是也

昭二十八年晉成鱄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

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杜無註疏謂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此說誤矣文之昭十六國亦在姬姓四十國之中此別言兄弟之國者謂婚姻之國如齊姜陳嬀之類耳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七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羣經補義

儀禮

學海堂

婺源江藏貢永著

士冠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固恒爲士未必童子卽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曰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選士俊士造士皆可用此禮行之三加彌尊以喻其志皮弁爵弁今加之他日仕於朝則可服之猶之入學者宵雅肄三官其始之意非謂今日已居士位而服此服也未命之士同於庶人六鄉之冠禮黨正教之公族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冠必告是庶人有冠禮也其冠皆可用此禮唯野處之甿與工商之子不可服此服則一加緇布

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會是采衣紒之童子卽任職居士位哉

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鄭讀缺如有頍者弁之頍不確頍者弁之貌不可以此名缺項也缺當讀如字敖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此說是後既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鄭注謂項中有綳亦由固頍爲之疏謂兩頭皆爲綳別以繩穿綳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是也敖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固冠當如鄭說隅爲四綴敖氏又謂太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善若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矣古人之冠只有一梁吉冠喪冠皆然但吉冠橫縫辟積無數喪冠縮縫三辟積朱子君臣服議云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疑此說誤

未命之士可質摯于君乎曰可古者君臣甚親若一家士疾君問士喪君弔士冠其子雖未仕亦使見君宜也

或問夫婦爲大倫始相見宜有交拜之禮而士昏禮無之何也曰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也而后答之賓主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采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是也先拜主人者必有贊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於賓客故壻導婦入寢門皆升自西階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壻不以婦爲客故無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

客故無執贄拜壻之禮也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

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按景今文作憬當音

俱永切與詩之褧衣褧裳中庸之尚絅同皆婦人始嫁禪穀之

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

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者三覲時拜送圭請

事時王勞之及賜車服拜受命侯氏皆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

延之曰升賜車服太史辭之乃升成拜若享時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

首而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見於燕

禮者三公取卿酬賓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於公

皆于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觶後賓下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觶升酌時亦如之賓媵觚于公

自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

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

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

於他國之臣見聘禮者一私覿時賓降階東拜送幣君辭拜也

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階升再拜稽

首成拜若醴賓時拜受幣雖將拜而公辭卽升再拜稽首不云

成拜也見於公食大夫者一拜至時賓階下答拜擯者辭拜也

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

拜乃再拜稽首至侑幣時則賓降將拜公辭賓卽升再拜稽首

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賓降階西東再拜稽首公降答之不辭之使升者明禮有終也又已之臣亦有在堂上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拜而不下拜者禮殺從略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醴賓時公拜送几賓答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略也

古人宮室之制注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朱子疑之謂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時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矣愚按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耳若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徧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疑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有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耳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賓主共之也其云坐賓于西北賓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義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證乎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會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儀禮十七篇
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
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
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
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蓋博
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
初本尚未誤也

顧炎武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亢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
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
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
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
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
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謂萬歷中北監刻本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
有脫誤）

汲冢周書王會篇北唐以間間即今之驢也成王時北唐之君
獻之射禮因以其形爲盛算之中兩君射于郊用間中驢配牝
馬生騾經傳無騾字蓋中國此獸未繁殖也（顧亭林謂自秦以
前無言驢者誤矣禮記別有禮記訓纂擇言詳之）

嘗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
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竝謂之周廟
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
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

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鹵公作文王尊彝鹵公卽魯公然則伯禽嘗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序於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萬充宗云居覽戴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諭止之其言必有所據

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按成王十二歲卽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涖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麻譜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卽位之元年是不考麻譜前此尙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卽奄國之地括地志云奄卽曲阜奄至鄉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竝作亂三年伐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而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卽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於夷而不能革者如祭祀用尸席地而坐食飯食肉以手食醬以指醬用蟻子行禮偏袒肉袒腰升堂跣足而燕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

月令本是周時之書汲冢周書存其目末篇有序呂不韋因之作十二月紀雜入秦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唐之六典）古人廟制面位先儒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鄉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圖亦如之又謂江都集禮孫毓議亦是如此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至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椳賈疏云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各廟前兩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北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因此知廟皆橫列非昭穆以次而南之謂而楊信齋復亦依此作圖廟制昭穆既如此則祫祭面位亦當如之堂上則七尸皆南鄉始祖居尸牖之間左昭以西爲上右穆以東爲上也（鄉飲酒禮設尊在房戶間賓席尊東東上儀席尊西西上注云統於尊亦此類）

郊特牲言坐尸於堂鄭孔之說不同說者疑之愚按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職云逆尸令鐘鼓又云相尸禮小祝職云沃尸盥諸職言尸者詳至於主則惟司巫共匶主注云共主以匶大祝陳之器則退諸職皆無言奉主出入者竊意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上有尸無主也使主隨尸出入則司巫職亦當有奉主出入之文矣然則尸主可相離乎曰可祭禮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在庭或在祊皆不知神之所在豈必尸與主隨而後神止於此哉且堂明而室幽尸爲人道故有時而在明處主爲神道故常奉於幽處是亦事理之宜鄭注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或漢禮如此古未必然也（匶音丹）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此節舊說失之主人請入
爲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爲謙敬之辭猶曰謹先布
席敬迎吾子云爾非眞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
固辭卽是辭其入爲席主人先致爲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
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
曰某也賤不敢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若不
如是則相見自宜入門客又何爲固辭卽此謂入內門坐而講
說之客若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
是執贄始見之客皆禮堉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
之事故無此禮也

尸必式乘必以几註云尊者愼也謂履几以登車猶昏禮婦乘
以几也疏連上句爲義謂几在式上誤甚卓是動物式上安得
有几且式上以虎皮爲飾尊者憑之未聞式上復憑几也王登
車夏官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
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於地也（履音
車前低於兩較處謂之式其上揉曲木以爲憑不但在前者爲
式其曲而在左右者亦式也車中可履之以望敵左傳登軾而
望之是也孔氏解式爲車前橫木而較在式之上不知較有左
右二木縱置於兩輢之上非橫於式之上也後人不識車上式
較之制由孔氏此疏失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蓋古語也裘古音渠

宜反與奠爲韻此謂弓冶之家其子先學縫裘楺奠之事使其習熟則冶弓易爲與下句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意同列子引作良冶之子必先學爲箕語意躍然

舊說謂子見父之善爲冶爲弓因學爲裘爲箕者非是

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葉當爲祭此祭公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誤矣汲冢無以變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而小異

檀弓孔子少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瀆孫寧遂人雍正甲辰舉人任邵州主事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於鄹父之母爲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憚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下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鄹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鄹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也句當在問於鄹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

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歟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士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耶曼父者意其爲耶人也殯耶大夫而耶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戶牖間爲堂之正中衆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僎者（儀禮作遵）鄉中卿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而後入坐于尊東南向與賓夫尊既不僎正賓之位亦所以示非而優僎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于西北夫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

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僎之有無不定如無僎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又云坐賓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

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即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益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與禮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間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草蟲不用者詩句多故也）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太少

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
圖若射義會孫侯氏八句乃詠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
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乎鄭
注貍首會孫失之矣惟呂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會孫亦貍首詩
則二詩豈可强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多之義耳

嘉應生員楊懋建棱

羣經補義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大學

大學成於曾子之門人疑亦是子思所作曾子門人之高者無
過子思次則樂正子春公明儀大學中庸相表裏要非子思不
能作

大戴禮武王有盥槃其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
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之盤銘疑亦盥盤若沐浴之盤
不可日日用也且浴器而銘於其上褻矣浴器名杅見玉藻又
名浴盆見汲冢周書杅音盂

中庸

薦其時食糗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爲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爲冢宰則周公在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也儀禮特牲饋食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西北面西上賈氏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士在門西既

獻在西階西南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

旅酬有兩節前是正旅酬後是無算爵正旅酬所以行神惠無算爵所以交恩好旅酬無算爵必有爲之發端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觶則賓酬長兄弟不必賓弟子舉觶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先舉觶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賓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是賓黨之弟子一舉觶主黨之弟子再舉觶章句約其文舉後以該前舉全以該偏也其儀節須細讀特牲饋食篇始知之

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

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

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楫枙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輦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亥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楫枙難行矣楫音鍋

當時篆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別制異儀之書耳

論語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其實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

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射不主皮集註謂鄉射禮文此非儀禮正經之文乃鄉射篇後

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註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書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集註引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薦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說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禹致美乎黻冕黻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歟从韋觀左傳袞冕黻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

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故闕其義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蓋以穗爲秀此戴侗六書故之說較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穡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穡而後堅好也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

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事大國尙侈靡不能如禮制也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其說不然

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傻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而送賓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爲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以紓君敬於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云臣統於君也則君臣出入皆由闑東東是主之位賓客則由闑西此闑右惟據向內言之若向外則由闑左

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天子外屏在應門之外諸侯內屏在雉門之內而路門內無屏宁在門屏之間謂治朝在路門之外屏之內也

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于天子之禮舊註誤而集註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誤

紺爲齊服緅爲練服本古註然未確也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紺爲齊服緅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緑也

古人行禮有裼襲之儀祖而有衣曰裼謂祖去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之左袖裼衣必象裘裘色不袒則謂之襲

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故裘外必有裼衣

聖人於飲食非有揀擇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亦須得聖人氣象非若過責庖人過求備物使人難供匕箸者比也食凶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醬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醯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

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想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似從前末之有事（禮之升歌下管皆有定篇）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慤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今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

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介有防範節文不至大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元冠紫綾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賣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穫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朗穫國語云深耕而疾穫之孟子亦曰弊寡播種而穫之是穫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

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

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

八士文王武王時人南宮氏又爲尹氏見汲冢周書國語文王詢于八虞韋昭以八虞爲八士十亂中南宮括卽伯适也南宮伯達遷九鼎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皆見周書以爲成王宣王時人者皆誤

孔氏玉藻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爲十二幅此誤也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爲衽故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非殺之似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衽不用辟積也

麻冕朱子依古註釋爲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縫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說有理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故可從若朝服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繒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也

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八十縷爲升又謂麻冕用三十升布爲之用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爲升無明文先儒謂師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總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爲六百縷七寸二十七縷有奇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二十升布則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則冠六升也不知此正齊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殺此極重者受服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謂冠必當倍於衣也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總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二十升也金吉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爲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

祿之去公室章發於定公之時陽虎欲去家臣之後大夫四世何晏引孔安國云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集註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朱子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註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

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

孟子

孟子言子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也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孟子之書當是孟子自作非門人所記門人無過於樂正子其能記是書乎韓子之說亦非

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益魏鑒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旣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于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益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汲冢紀年出魏襄王家至晉泰始時始出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觀本書齊桓晉文之事章叙於見梁襄

王之後可知也而史記謂先遊齊後遊梁葢史記於魏齊諸王
卽位之年皆有誤耳

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隙之謂也禮記
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釁之以豭豚則
釁鐘當以豭豚傳云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
禮也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

齊威王以辟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
記正義辟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

左傳楚鄭大夫名申者多字子西申位在西方故也會西卽會
申會子之子非會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

孟子過辟辟君饋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

嵫轗辟靈邱趙岐曰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清河郡之
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
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
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漢書代郡有靈邱縣
爲唐之蔚州縣應劭謂趙武靈王葬其地故名此非齊之靈邱
史記正義屢引此以釋靈邱誤矣齊之西北境不得至代郡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葢廣矣約略計之北與
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
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爲鄰則七百里有過
之無不及也雖其間不無後世增擴然亦止能侵小豈能幷大

其附庸之國則任宿須句顓臾根牟鄫鄅牟極鄆郚所占地固多然謂魯之實封儉於百里則魯豈止曲阜一縣乎孟子蓋爲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齊百里意亦同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厤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厤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一年眞公（亦作慎公）三十一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

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

十九年陟穆王元已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
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
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
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
伯和歸國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
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已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
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麻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
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一年孝王九年誤
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
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
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

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欲去
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是憑通鑑綱目前編宗
之者亦誤矣

廛無夫里之布集註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
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卽
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
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
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
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
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
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

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間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註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間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不挾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

春秋之末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語氣便有挾貴之意

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于士冠禮諸祝詞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詞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

羣經補義

祿說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方不及百名書於策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然則字者名之變猶人有名而周人冠而字之又易以字也其稱書名爲字蓋始於秦始皇當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於是易書名爲字故始皇琅邪臺刻石文云同書文字呂不韋者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皆稱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爲字者也當時易名爲字惟欲趨新以示異耳不必以字取義許氏說

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自漢人穿鑿附會之說非不易之訓義也書文猶人之形貌書名與字猶人之稱呼人之類固孳生浸多當其易名爲字但欲以字表名耳何嘗有孳生浸多之意乎孝經援神契漢人僞撰亦有字者孳乳而生之說許氏蓋因之後之著字書者無不襲孳生之說矣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爲經以轉注假借爲緯有轉注假借而後書之用廣否則一字止有一字之用耳轉注謂別有義可轉用或聲同而義轉或轉爲他聲或再轉三轉四轉而皆有義者說文考老之說非也戴侗因以形之上下左右異者爲轉注誤甚

宰說文云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此說無理冢宰至尊豈可云辠人執事耶愚謂辛者五味之一从宀者庖廚也宰夫主調和五味而冢宰爲之長亦有燮理陰陽之義故皆謂之宰陳平里社中割肉均曰他日宰天下亦如是可見宰割與宰治相通五味舉一亦足會意宰作亥切古音子滓緇皆从之梓从宰省聲亦作梓

黑古堯切首倒懸與枭通磔人而枭其首也縣鄙之縣字从縣从系縣而系之是有懸之義本爲胡涓切轉音假借爲縣鄙字魯有縣賁父縣子瑣縣氏縣子皆見檀弓竝音懸孔子弟子有縣亶字子家見家語而史記無縣亶有鄙單字子家可見是一人而縣卽縣也單卽亶也

魏校曰囟頂門也子在母胎諸竅尙閉唯臍內氣囟爲之通氣

骨獨未合既生則竅開口鼻內氣尾閭爲之洩氣囟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此說不可不知囟音信

土之生數爲五成數爲十土字下一畫地也从十者土之成數會意字也

因字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綫之文理非从大也因循因仍因依及通姻者皆借義後爲借義所奪加艸作茵又別作裀後世字乃者難辭象氣之難出通作迺說文之卤鹵皆从西卽迺字也徐氏引廣韻乃奴亥切卤鹵皆如乘切是迺字缺奴亥切之音矣人部仍字艸部芿字手部扔字皆云从乃聲是乃字亦當有如乘切之音否則从乃不得聲矣乃迺皆當有奴亥如乘二切之音前人失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賓食物於地有几無案案之名始見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槀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此案以木爲之飾之以玉變於聘禮之竹簟方言夫人以勞諸侯實是王后不斥言之耳此案至漢承用之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不止盛果實亦可盛肉食也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文二以陳肉食此爲大案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此小案一人舉之以上食其時猶是席地而坐也士昏禮婦見舅姑以笲音頒盛棗栗加于橋注謂橋以庋笲如今之案又庋尊之器大夫揪禁士斯禁鄭云揪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揪特牲饋食禮用揪實獸於其上覆兩壺是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當爲坐前陳食之大案

若許后所奉孟光所舉之案未必有足也今時鄉俗有刻木板以盛食物餽人者其制板厚二三寸許長方二尺許其上刻爲圓椀之形而淺兩列八椀婚禮既娶後用此板盛果實肉物以饋親鄰婦人此正似古人之玉案孟光舉而齊眉亦正是此器也鄭注言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考之史可見孫權拔劍斫案有言迎曹公者如此案是也其變爲今之椅棹不知始於何時也（庋音已　椸音飴）

朱子在同安作民臣禮議云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法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愚觀聶氏圖誠醜怪不經後人皆尚之何也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爲氏史有左右左邱明者名邱明而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二子者經生耳聞有敘述傳聞耳未嘗見國史也

盟詛之事起於蚩尤殷人尚鬼當益重之雖云盟詛不及三王而周禮有盟詛之官會同有祀方明之禮成王盟諸侯于岐陽盟之尚也久矣至春秋時盟詛益煩雖知屢盟長亂而不能革逮其後渝盟不信者多明神亦不能誅殛人知盟之無益至戰國時此風遂衰毛遂至楚定從用盟僅一見其爲盟也取雞狗馬之血來則盟亦甚草草不以盟爲尚也即盟詛之事可以觀世變當其盛也雖聖人不能不爲設官制禮一若推波助瀾及

其衰也不待法禁戒令而自止

古人訓義多以同音或相似之音釋之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義宜古音皆爲俄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字當與助叶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以相近之音訓義射有當故切之音詩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大戴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是也鄉射記豫則鉤楹內則序又爲豫然豫又或爲榭則射字本音亦可諧皆無室之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則古人以成訓誠後人始以實訓誠然非字字可以音訓義也白虎通釋名學之亦有牽强者矣

弟子職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視其食盡者益之同嗛以齒兩人同時食盡先益其長者也儀禮經傳通解註謂益羹益菜誤匕音彼嗛音歉

古以人中指中節爲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寸爲尺一舉足爲武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張兩手爲尋八尺中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橫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爲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爲確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爲三尺一分二釐半六尺之孤爲三尺七寸五分黃鐘九寸爲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布幅二尺爲一尺三寸七分五釐車輿六尺六寸爲四尺一寸二分五釐正可容三人程子謂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不知據何尺若如今之布帛尺則六尺六寸僅

得三尺六寸不能容三人矣（黃鐘九寸）仍當別考

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問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也

爲謂漢武帝時趙過始教民牛耕非也觀冉伯牛司馬牛之名字犂耕用牛久矣更有一切證國語竇犨對趙簡子云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謂貴者降而爲賤如宗廟犧牲恐服勤於田也豈非牛耕之謂乎

菜田有休一歲二歲不耕者其土不美須休之以養地力也雖休一歲二歲所出之穀倍於常歲之收含氣厚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謂新墾之田與休田之法異

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又謂之疾日君大夫徹樂減膳學人舍業惟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冠昏祭祀興戎皆不用子卯可知矣說者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忌之夫桀紂之死亡與人何預卽謂惡而忌之亦忌甲子乙卯兩日耳何爲辰在子卯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六十　江藩　江藩　江藩

語云策名委質杜注左傳云名書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韋昭注國語云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韋說是而杜說非也

附訂論語序說

按孔子生年月日諸家記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朱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暇致辨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辯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誠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程氏乃欲牽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卽公羊之十二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此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同用周正耳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厤家之法爲春秋厤譜考其交食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丑秋分此非建酉月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合朔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年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疎略其書譌舛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辟方士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

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顧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適周問禮在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此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曾子問篇云昔者從吾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疑卽此月也

按曾子問篇記孔子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皆當時問禮之遺言與今老子書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殊不類何也

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此事亦出私意躁率不可信以爲然

按左傳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是年十月虎欲爲亂不克而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不言不狃以費叛而蘇氏古史取論語事載之是年秦虎旣據陽關以叛不狃亦據費遂爲聲援是亦叛也故論語以叛書之及明年虎敗奔齊不狃勢孤遂不敢動桓子新遭大變亦畏縮而不敢討自是復爲費宰者四年至定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懼其及己乃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於是始爲眞叛矣或疑十二年無費叛事若有之孔子必不應其召不知左傳論語所載各殊孔子欲往在此而不在彼也序說載費叛在定九年雖不能的知何時大約在爲中都宰已前可知若據家語定五年季平子卒時夫子已宰中都則八九年當進位爲司空司寇矣既仕於朝居大位乃欲赴費人之召於義何居乎

夫子去魯世家以爲定十四年事魯世家以爲十二年事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則又定十三年事也愚按孟子史記因郊賁不致而行魯郊常在寅卯月得其時則不書於春秋

此數年經不書郤意夫子蓋當春而行而十二年墮都事在夏月已後則魯世家言十二年者誤矣先儒疑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事宜非夫子在位所爲然則去魯事其在十三年之春乎

夫子絕糧於陳蔡之閒蔡舊都在陳之南言閒者陳蔡境上也哀公二年蔡畏楚而逼吳十一月遷於州來（淮南下蔡縣）州來去陳都已遠蔡之舊都已析而入於楚矣不得復言閒也陳蔡之阨其在哀二年蔡未遷以前乎

史記哀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反乎蔡是時蔡遷於州來哀四年有公孫翩之難昭公被殺十一月而後葬夫子何爲惓惓於蔡如是竊意史遷本無他據蓋因陳蔡之阨傳之者失其事實意此數年夫子必嘗徘徊於陳蔡之間故有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之說朱子嘗疑絕糧事不在哀六年故序說於此數年事書之甚略然猶曰如蔡及葉不得已且從史記也

絕糧事朱子已辯之愚按是時蔡已畏楚而遷於吳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不愛其死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敢越國而謀圍其所聘之人此尤不可信者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若昭王遣使來聘其後又發兵來迎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

朱子云書社地七百里恐謬愚按哀十五年左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註云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然則書社七百者

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非謂廣袤七百里也古者亦謂二十五家爲里故云七百里但屬辭不善遂啟後人之疑序說但云書社地則辭若有未完者宜倣左傳書之憲問篇第十章註引荀子云書社三百據公穀孔子卒年七十四厤譜推己丑四月十日

孔子去魯之年愚以理推之當從衞世家又因郊牛事知其在十三年之春後檢或問子路篇第十章引胡氏說云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於大夫而孔子去魯蓋簗囿大蒐若孔子爲政則不爲觀此則古人已有爲此說者朱子謂胡氏所說年數與周公孔子世家不合蓋以意言之此朱子偶失考衞世家耳又鄉黨篇集註引晁氏亦云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此正與胡氏合

但誤書適衞爲適齊耳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